

文化沙龙丛书

与死囚的对话

修晓林 潘伯荣



浙江文艺出版社

I 247.7 / 48

文化沙龙丛书 WENHUA SHALONG CONGSHU

与死囚的对话

● 修晓林 潘伯荣 ●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梁珊

与死囚的对话

修晓林 潘伯荣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 插页1 字数162000 印数00001—50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365 定 价: 1.10 元

内 容 提 要

死囚们被押上刑场了：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他们之中有风华正茂的研究生，英俊的农机站小伙子，也有豆蔻年华的俏丽少女……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是如何走向毁灭的？你想知道的话，请打开本书，它将向你诉说一个个真实而惊心动魄的故事。

0767/17

目 录

死亡的高楼	1
泪情	31
伪造货币者	53
鸦片王子	75
独眼阿德的故事	102
澜沧江边的“087”	137
疯狂的红裙子	179

死亡的高楼

时间：一九八五年夏。

地点：上海某监狱。

一串滑铁轮声响，黑漆漆的铁门启开了。

两个威严的武警战士持枪站立着。

高耸着的英国式的监楼墙上，微型监视器映现出森严而长长的走道。一个清瘦的少妇抱着孩子，慢慢地走了过来，边上跟着一位女司法干警。

又一串滑铁轮的声响，又一扇黑漆漆的铁门敞开了。

女司法干警引着那抱着孩子的少妇走进了铁门，拐过了一条铁栏杆筑起的过道，在一座监楼门前停了下来。

女司法干警侧过脸，冷峻的目光盯着少妇。少妇下意识地搂紧了怀中的孩子，苍白的脸上现出痛苦而又紧张的表情。那孩子象是很

害怕，把头埋在少妇的怀里。

沉默了一会儿，女司法干警说：“你要克制自己，见面……”她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缓和了，“只有二十分钟时间。”

那少妇睁大眼睛，“嗯”了一声。随后，跟着女司法干警走上台阶，进了死囚接见间。

阴森森的死囚接见间，一道铁丝网隔开了两面。那少妇抱着孩子站在铁丝网前，眼睛死死地盯着里面。这时，里面走道上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那少妇一阵心痛，强忍着的泪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里面的铁门打开了，一个司法干警走了进来，接着，一个剃着光头，铐着手的犯人出现了。他一见到那少妇，就猛地跑了上去，扑在了铁丝网上，嘶叫了一声：“平芬！”

那少妇泪水满面，已经叫不出声了，身子在颤抖着。小孩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天真的眼睛不住地眨动着。

那犯人眼睛上布满了血丝，他死死地盯着那少妇，嘴唇不停地翕动着，说不出话来，上铐的双手紧紧地抓住铁丝网。倏地，他趴在了地上，低着头，哭了起来。

女司法干警伸出手，轻轻地按了一下那少

妇的肩膀，少妇克制住自己，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说：“周云，我……我和……和儿子来看……看你。”她说不下去。那犯人慢慢抬起泪眼，痴痴地望着她。她轻轻地举起怀里的孩子，说：“宝宝，宝宝，看看你爸爸，嗯，看看你……你爸爸。”那孩子似懂非懂地转过头去，看着那犯人。

那犯人象是害怕似的，大叫了起来：

“不，平芬，你快走，你快走。我不要你们来看我，我不是他爸爸。”孩子被吓坏了，哭了起来，少妇搂紧孩子，哄着，自己也跟着哭出了声。犯人被哭声震住了，他乞求说：“平芬，你们走吧，快走吧。”说着，他站起来，往里面走去。

那少妇尖叫起来：“周云，你要看看你自己的孩子，他生下来已经三个月了，可还没有看到过爸爸。”那犯人站住了，回过头，发傻地望着，突然，又跑回到铁丝网前，望着孩子，半晌才呐呐地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叫什么名字？”那少妇哭着摇头，说：“我想……我想让你给他取……取个名。”

犯人楞住了，惊骇的脸在抽搐着，望着妻子平芬，他顿然大哭起来，上铐的手使劲地捶

着铁丝网：“我……我恨，我恨自己啊……”
他猛地感到自己没脸站在妻子和儿子面前了，
他狂跑了进去。

那少妇抱着孩子，全身贴在铁丝网上，哭
喊着：“周云，周云……”

……

五天后，杀人犯周云被押赴上海某郊区刑
场枪决了。

朝阳抹在了周云那厚实的脊背上，浓黑的
头发上隐隐地闪动着光环。他步履轻松地走
着，经过快要离别的大学校园时，他更是激动
兴奋。

今天，周云持着一张通红的大学毕业证
书，要去某建筑工程研究所报到了，这是他梦
寐以求的愿望。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象在他的
脚底下打了一串溜，匆匆地过去了。他想起了
老师最后一次说的话：“你们走出学校，将要
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但周云想到的还不止
这些，他还有更高的向往，他要去奋斗，不停
地奋斗。

车站上，嚷嚷的乘客都在使劲地往公共汽车上挤，有的小青年还用手吊在门上，折腾上好一会儿。汽车缓缓地启动了。没有上车的人骂骂咧咧忿忿不平。周云站在那儿，瞧着那些好似发疯的乘客，身子挤扭得可怕的样子。周云想，这太可怜了，我终究将与他们有所区别。周云一向崇拜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佩服拿破仑，甚至希特勒，他曾把“太阳在我的掌心，大地仿佛在我的脚下”抄录在自己的相片背后。有一次，他把这句“至理名言”转抄给自己中学的好同学，那人听完周云的慷慨陈词后，惊诧地望着他，半晌没敢吭声。周云也惊诧地看着同学变色的脸，他们彼此之间都感到对方陌生了，从此，他们就很少来往了。周云每当想到这件事，总感叹地自语，人与人就是不同。

这时，又一辆公共汽车驶进车站。

乘客又是蜂拥而上。这次，周云没有再多想，也挤上了车。汽车缓缓地行驶着……周云想，人是要经得起委屈的，要能等待时机。他微闭着眼睛，任汽车颠簸着把他摇来晃去。再过半个小时，他将迈进建筑工程研究所的大门。

二

资料员李平芬从楼上下来时，正好迎面碰上谭教授领着周云走向设计室。谭教授见她，赶忙和蔼地说：“噢，小李，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周云，以后查资料还得麻烦你。”

李平芬笑着点头，她望了一下浓眉大眼的周云：“我叫李平芬，有什么事请来吧，我在四楼资料室。”

周云笑着“噢”了一声。

李平芬走下楼去。谭教授说道：“小李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造型别致、清静雅致的设计室是有三间瓣叶型的茶色玻璃组合的。室内放着三张设计工作台，上面堆着设计图纸，四面置放着资料书橱。周云一踏进去，便觉出了环境的宜人，也更坚定了他在这一展抱负的信心。

谭教授大略地介绍了设计室的情况，便走到了内间。这时，坐在工作台前的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站了起来：“谭教授。”

谭教授对周云说：“陈明是我的助手，是前年大学毕业分配来的。”

陈明主动地与周云握手，他俩彼此自我介绍了一番。谭教授望着他们，笑着说：“我已经快七十的人了，现在你们是我的助手，过些年，你们可都要挑大梁了。哈哈！”他开怀笑着，满头的银发显得透明。周云和陈明也跟着笑了。

没过几天，周云便耳闻到谭教授和陈明关系的深浅了。谭教授早年留学国外，在建筑工程方面有着很深造诣。在他四十岁时，妻子离世，身无子女，所以，他格外偏爱那些有才华的青年。对于他的爱才，研究所的人都无不翘指称颂。陈明便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入研究所才两年，已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引起学术界的注目。

几个月过去了，周云进出于设计室和资料室。一种压抑的，不满足的情绪在他心灵深处滋生了。一天，他站在门口，对着伏案于资料堆里的陈明，望了好一会儿，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文弱的书生将是他功成名就的羁绊。

陈明下意识感到有一道逼人的目光射向自己，他抬头疑惑地问：“小周，有事吗？”

“不，不，没事。”象是被人窥测到了内

心的隐秘，周云脸色绯红，忙回答。

陈明站起来，拿着修改过的文稿对周云说：“我在忙着写一篇关于我国城市建设方面的论文，谭教授提了些修改意见。”周云扫了一眼文稿上谭教授批的密密麻麻的意见，心里又是一阵不舒服。陈明并没有觉察到这一切，还在说着：“从长远来看，我国城市建设的许多零散的高层建筑是不合理的，造型结构也墨守陈规。这个矛盾在一定时间内还不明显，但若干年后，人们将会发现当初的设计是愚蠢的。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翻资料考查实物，想写篇论文。”

周云不吭声。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整天为谭教授找资料、算数据、画图纸，那个李平芬还对他说，来的大学生都要这样的。他不相信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出息！听他的同学说，这种事现在中专毕业的人都会干。他心里是有气的。有一次，他曾试着向谭教授提出要设计一套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住宅的设想，想不到，谭教授听完之后，并不以为然，还笑着说：“小周，先从基础开始吧。”这大大地刺伤了周云的自尊心，但他嘴上不敢反驳，还不停地点头。有什么办法呢？得忍耐。拿破仑、希特勒不是也

忍耐过的嘛，他不知道怎么会忽然想到拿破仑、希特勒的，但他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陈明好象意识到什么，用手推了一下眼镜架，扯开话题，问：“哎，年底，你准备拿什么论文？”

周云摇头：“还不知道呢。”

陈明见他不耐烦的样子，也就不敢多问了。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谭教授走了进来，他有些疲倦，一进来便坐在椅子上，望着眼前的两位学生，说：“最近，要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论文比赛，如果你们俩有时间也可参加，但不要误了手头上的设计工作。”说着，他从衣袋里拿出了征文通知单。

周云心里一动，眼睛盯着谭教授手上那张诱人的纸，便伸手拿过来，仔细地看了一遍，心里骤然升起一种强烈欲望，但他又急忙平静了一下心绪，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把通知单扔给了陈明。

当晚，他便在自家的小阁楼上忙开了。桌上摊满了各种各样的参考书，他在翻阅着、研究着，时而冥思苦想一阵子，时而伏案在白纸

上描着什么……夜，就象神秘的幽灵在窗外徘徊。

夜深了，周云听到他母亲拜菩萨念经的声音。这些年来，母亲时常会趴在地上，烧几炷香，又是磕头又是拜佛的。母亲说，他能上大学全靠菩萨保佑。母亲不识字，只会念叨什么“望子成龙”、“财福通天”那一套，后面便全是她自己即兴发挥了。周云是周家唯一的独子，他母亲到了近四十岁才生下他，因此视他为掌上明珠。但他并不爱这个家，父母都是干了一辈子苦活的工人，他不愿在别人面前说起他们，就连每次需要填表的时候，在家长职业这一栏里写下“工人”，他总象受到极大的耻辱似的，把表格送上去又是一阵犹豫，仿佛身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那么艰难。在他心里深深地埋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

母亲念完经，见楼上有光，便喊着他快睡了。喊了几声不见理睬，也就自个儿去睡了。

三

雪花象是一颗颗银白色的小精灵在天空中漫游，地上已铺满厚厚的雪，很有一番诗意。

谭教授站在那儿，脸色胀得通红。周云裹着大棉袄，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靠在门上。

谭教授转过身，一屁股坐在转椅上。他太气愤了，他无法抑制住自己。他发火了。大骂着周云：“靠投机取巧能搞科学？混蛋，这是耻辱，我生平最看不起那种人，没出息，真是没出息！”他边骂边拍桌子，声音在室内轰轰直响。

周云不敢正视谭教授，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谭教授发那么大的火。平时，谭教授总是和蔼可亲的，他想申辩一下，抬起头结结巴巴地：

“我……我，谭教授。”

谭教授脸色铁青：“我什么！如果你是我的学生就决不能这样！”

周云不知所措，想走上前去。

谭教授气愤地挥着手：“你走！你走！”

周云害怕地犹豫了一下，转身走出了设计室。

马路上，汽车缓缓地行驶，稀落的行人踩着积雪匆匆地赶路。周云裹紧棉袄，站在沿街的一棵梧桐树下，他惘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心里纷乱无绪，他不知道自己错了，还是谭教授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的火。一辆公共汽车从

他身边驶过，车内黑压压的一片，挤满了乘客。周云弯下身子在地上揉了一团雪，在手上掂了掂，使命地朝车屁股掷去，雪团溅出雪花子，他又揉一团雪掷了过去，……不久前，他的那篇寄给全国论文比赛评选办公室的论文被退回来了。更糟糕的是上面还附了一张条子：

“模仿或是改变国外论文，不属于评比范围”云云，这些评委老爷的眼光真厉害。周云是在一本不太引人注目的小杂志上发现了一篇国外的建设工程方面论文，他稍作了变化就塞进了大信封，投入邮筒了。当时，他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马上就被得奖的欲望代替了。他蔑视研究所里那些一辈子也没能混上个奖，清清苦苦，默默无闻的人。他下决心要找到一条捷径，只是，这件事被谭教授知道了，狠狠训了他一顿。他开始视谭教授为眼中钉，甚至在诅咒他了。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孩子在玩雪，无忧无虑地奔跑着。周云还是站在那棵梧桐树下，他伸出手抓了两片雪花，摊开一看，雪溶化了。他内心陡然升起一种失落感，埋在心底的欲望好象越来越远了，他不知道以后怎样走下去。这时李平芬走了过来，看见他，便问：